



## 人权理事会

##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22年9月12日至10月7日

##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 影响族裔、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

## 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小保方智也的报告

## 概要

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小保方智也根据人权理事会第42/10号决议提交本报告。

本报告着重讨论影响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指明了影响这些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主要原因和主要表现形式，如传统奴隶制、强迫和抵押劳工、家庭奴役、性奴役、童婚及强迫婚姻、童工。

特别报告员概述了在保护少数群体免遭当代形式奴隶制方面取得的一些积极进展，并为国家、企业、民间社会、国家人权机构和工会、学术界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建议，目的是就如何防止和处理影响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提供建设性指导。



## 一. 导言

1. 2022 年是《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通过三十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一重要文书的通过，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重点阐述少数群体在当代形式奴隶制下的脆弱性和生活现实。本报告的范围不仅限于少数民族，还包括非公民，如移民工人，其中许多人在目的地国是少数民族。<sup>1</sup> 特别报告员还将评估因工作和世系而受到歧视的人的经历，例如受到种姓歧视或世系奴役的人，因为这些人可被视为“少数民族”的一部分。<sup>2</sup> 土著人民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原因和后果可能类似，但土著人民不是本报告的重点，因为这个问题值得单独分析。

2. 为了收集信息开展研究，特别报告员呼吁广泛的利益攸关方提供意见，包括会员国、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实体和区域人权机构。他要感谢响应号召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并欢迎在这一进程中各方表现出的参与精神。<sup>3</sup> 特别报告员还利用了从案头研究和与多个利益攸关方磋商中收集的信息。

##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3. 特别报告员将向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提交专题报告，概述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主要活动。<sup>4</sup>

### A. 与少数群体权利有关的法律框架

4. 关于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主要文书，如《禁奴公约》、国际劳工组织《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和《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都适用于少数群体。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对这些主要文书进行了补充，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这些文书规定，各国有义务禁止奴隶制和类似奴隶制的做法。

5. 还有其他相关的人权文书和规定，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工作权。第六条规定，尊重工作权的义务包括禁止强迫劳动，不得剥夺或限制少数群体成员和移民工人等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sup>5</sup> 关于享受公正和良好工作条件的权利的第七条对此作了补充。<sup>6</sup> 同样重要的是第十三条规定的受教育权，因为它防止童工现象，并促进获得体面工作。必须保证不受歧视地获得上述权利，可

<sup>1</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少数群体权利的第 23 号一般性意见(1994 年)，第 5.2 段。

<sup>2</sup> A/75/211, 第 69-70 段；A/HRC/31/56, 第 21 段。

<sup>3</sup> 提交的所有材料均可查阅 <https://owncloud.unog.ch/s/65Cjhllud3G2yBu>。

<sup>4</sup> A/77/163。

<sup>5</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工作权利的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2005 年)，第 23 段。

<sup>6</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的第 23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5 段。

以并应该考虑采取暂行特别措施，促进实际上的男女平等和弱势群体平等。<sup>7</sup> 其他条约也加强了这些与工作和受教育权利有关的义务，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sup>8</sup>、《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sup>9</sup>、《儿童权利公约》<sup>10</sup> 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6. 关于专门针对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规定和文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和《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条保障这些少数群体成员拥有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以及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这些规定很重要，因为少数群体这项权利得不到保证，与他们遭受歧视和无法获得优质教育和体面工作的现象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当代形式奴隶制。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重申不歧视是保护少数群体的核心原则，并涉及教育、经济进步和发展以及参与决策等方面。《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加强了这些规定。在区域一级，欧洲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要求缔约国除其他外，保证在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公共事务方面的平等(第 4 条和第 15 条)和受教育的机会(第 12 条)。

7.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禁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动(第 11 条)、平等工作条件(第 25 条)、工会权利(第 26 条)、社会保障(第 27、第 43 和第 45 条)、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第 30、第 43 和第 45 条)以及知情权(第 37 条)，所有这些权利对于防止当代形式奴隶制都很重要。一些规定适用于无证移徙工人，包括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动、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工会权利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sup>11</sup> 劳工组织《1949 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本)》(第 97 号)和《1975 年移徙工人(补充规定)公约》(第 143 号)对该公约作了补充。《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不歧视原则也适用于移徙工人。<sup>12</sup>

8. 关于因工作和世系而受到歧视的人和群体，《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一条特别提到“世系”。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确认，“世系”不仅仅指“种族”，并坚决重申，“世系”歧视指基于社会阶层形式的歧视，例如基于种姓或类似世系制度的歧视，这种歧视会剥夺或减损少数群体成员平等享受人权的

<sup>7</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受教育权利的 13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第 32 段；以及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一般措施的第 5 号一般性意见(2003 年)，第 12 段。

<sup>8</sup>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世系)的第 29 号一般性建议(2002 年)和关于《公约》特别措施的含义和范围的第 32 号一般性建议(2009 年)。

<sup>9</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 号一般性建议(2004 年)和关于《公约》第二条核心义务的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2010 年)，第 9 段。

<sup>10</sup>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教育的目的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2001 年)，关于实现儿童权利的公共预算编制的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以及关于在青春期落实儿童权利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另见关于具国际移民背景儿童的人权问题一般性原则的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 3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2 号联合一般性意见(2017 年)。

<sup>11</sup> 另见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关于身份不正常的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的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

<sup>12</sup>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对非公民的歧视的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2004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移徙女工的第 26 号一般性建议(2008 年)。

机会。<sup>13</sup> 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敦促各国宣布世系歧视是非法的，并采取特别措施，确保他们能够担任公务、接受教育、参与就业以及诉诸司法和补救措施。劳工组织《1958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规定，各国负有义务促进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机会和待遇平等，并与企业和工会合作消除歧视。此外，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在其第2000/4号决议中请各国政府确保制定宪法、立法和行政措施，包括适当形式的平权行动，以禁止和纠正基于工作和世系的歧视。<sup>14</sup>

9. 最后，关于有效消除基于工作和世系的歧视的原则和准则草案虽然尚未正式通过，但这项草案为解决各种形式的歧视，包括解决强迫劳动、抵押劳动和童工问题提供了指导。<sup>15</sup> 原则和准则草案敦促各国采取适当的立法和其他措施，解决教育和工作等领域的歧视问题，并确保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土地所有权和诉诸司法的权利。人们认识到，可能需要对其中一些领域采取特别措施。

## B. 影响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主要原因

10. 根深蒂固的交叉形式歧视，加上本节所阐述的其他多种因素，是影响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往往是历史遗留问题，如奴隶制和殖民化、世袭身份制度以及正式的和国家支持的歧视。<sup>16</sup>

11. 系统性歧视对受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和与他人平等享有人权的能力有着深远影响。边缘化群体在公共政策和国家预算分配中常常被忽视，在人权受到侵犯，包括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的情况下，他们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的机会普遍有限。<sup>17</sup> 媒体、教科书或互联网上的负面陈规定性观念导致对一些群体的污名化现象长期存在，加剧了他们丧失权能的问题。

12. 由于工作和世系而受到歧视的人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被世袭身份束缚，受到“肮脏”或“贱民”等非人化言论的辱骂，作为人的尊严和平等得不到尊重。因此，这些人放弃世袭的职业或有辱人格或危险的工作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往往在没有机会充分诉诸司法的情况下<sup>18</sup> 成为债役<sup>19</sup>。其他交叉因素，如阶级、性别和宗教，也受到种姓制度的影响。南亚的达利特妇女面临严重的歧视，进而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系统地剥夺了选择和自由。因此，她们获得服务和资源的机会非常有限，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的风险更高。<sup>20</sup>

13. 同样，也门 *Muhamasheen* 群体(“边缘化群体”)的成员长期遭受基于世系的歧视。许多人以街道清洁工的身份从事废物管理工作，他们领取日薪，没有就业

<sup>13</sup>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29号一般性建议(2002年)。

<sup>14</sup> E/CN.4/2001/2-E/CN.4/Sub.2/2000/46, 第25页。

<sup>15</sup> 载于特别报告员关于基于工作和世系的歧视专题的最后报告附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11/documentation>。

<sup>16</sup> A/68/333, 第3、18和23段。

<sup>17</sup> A/HRC/36/43, 第19段。

<sup>18</sup> A/HRC/31/56, 第60-63段。

<sup>19</sup>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29号一般性建议(2002年)，第1(a)节。以及 A/HRC/24/43、A/HRC/24/43/Corr.1 和 A/HRC/24/43/Corr.2, 第16段。

<sup>20</sup> International Dalit Solidarity Network, “Dalit women”. 可查阅 <https://idsn.org/key-issues/dalit-women/>。

合同。在私营部门，他们只能从事低薪和有辱人格的工作，工作条件恶劣，如擦鞋、洗车、收集塑料和废料。<sup>21</sup>

14. 歧视使少数群体进一步陷入贫困，而贫困是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另一个原因。在拉丁美洲，例如在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和乌拉圭，非洲人后裔受贫困影响的比例特别大。<sup>22</sup> 在美利坚合众国，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约为 189,000 美元，而非裔人后裔家庭的净资产为 24,000 美元。<sup>23</sup> 少数群体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有限，即使在欧洲联盟国家也是如此<sup>24</sup>，导致贫困代代相传。<sup>25</sup> 这使少数群体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那些本质上具有剥削性质的工作。

15. 许多少数群体仍然陷于贫困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有限。在克罗地亚，只有大约 30% 的罗姆儿童入学，<sup>26</sup> 欧洲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趋势。<sup>27</sup> 拉丁美洲<sup>28</sup>、南亚<sup>29</sup> 和北美洲<sup>30</sup> 也报告了少数群体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的差距。有明显的性别层面问题，因为大多数未上小学的女童属于少数民族和其他被排斥的群体。<sup>31</sup> 由于学校场所、能力、资源和培训不足，以及语言困难，移民儿童在目的地国接受教育也遇到障碍。<sup>32</sup> 在南欧和中欧已经观察到这种情况。<sup>33</sup>

16. 在课堂上，少数群体和移民儿童往往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教学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只接受官方语言授课的少数群体学生成绩较差，会留级或者更有可能辍学。<sup>34</sup> 即便如此，学校并不总是能提供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和教材。教师可能并不总是鼓励少数群体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少数群体学生就读的学校确实存在教育质量较低的现象。<sup>35</sup> 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存在差距，尤其是在学校资金方面存在差距，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许多少数群体父

<sup>21</sup> Sana'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Historic and Systematic Marginalization of Yemen's Muhasheen Community" (June 2019).

<sup>22</sup>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hildren of African descent in Latin America", briefing note (November 2019).

<sup>23</sup> [A/HRC/49/46/Add.1](#).

<sup>24</sup>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Being Black in the EU: Second European Union Minorities and Discrimination Survey", summary (2019), p. 1.

<sup>25</sup>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对非洲人后裔的种族歧视的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2011 年)，第 6 段。

<sup>26</sup>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打击人口贩运问题特别代表兼协调员 2019 年 9 月访问克罗地亚后的报告(2020 年)，第 59 段。

<sup>27</sup>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Roma and Travellers in Six Countries* (2020); [A/HRC/43/47/Add.1](#), 第 44-47 段; [E/C.12/FIN/CO/7](#), 第 46 段; [E/C.12/UKR/CO/7](#), 第 14 段。

<sup>28</sup> [A/HRC/45/44/Add.2](#), 第 57-60 段; [A/HRC/45/44/Add.1](#), 第 55-59 段。

<sup>29</sup> [A/HRC/29/30/Add.1](#), 第 53 段。

<sup>30</sup> [A/HRC/49/46/Add.1](#), 第五部分。

<sup>31</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第 41 段。

<sup>32</sup> [A/76/158](#), 第四节。

<sup>33</sup> [CRC/BIH/CO/5-6](#), 第 39 段; 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国际移民组织, "欧洲难民和移民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2019 年 9 月)。

<sup>34</sup> [A/HRC/43/47](#), 第 52 段。

<sup>35</sup> [A/74/274](#), 第 71-72 段。

母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将子女送到教育和资源更好、能提供更多支助的学校。<sup>36</sup> 因此，少数群体学生的毕业率较低，辍学率较高。

17. 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缺乏适当的、可获得的和负担得起的教育，意味着他们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特别是在正规经济部门中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仍然有限。因此，他们在农业、家政工作和制造业等非正规经济部门中所占比例过高<sup>37</sup>。在这些部门中，他们面临着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的风险，工作条件恶劣，包括工资低或没有工资、工作时间长和没有福利。少数群体的失业率较高，<sup>38</sup> 辍学儿童往往被鼓励或被迫工作，包括从事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还会受到犯罪剥削。<sup>39</sup>

18.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使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更容易遭受债役和其他类型的剥削，因为许多人失业或未充分就业。<sup>40</sup> 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有关当局降低了警惕性，削减了用于处理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的资源。<sup>41</sup> 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监管以及社会保护和经济保护不足，使雇主能够破坏现有的劳动法，进而增加了剥削和虐待的风险。

19. 无法获得土地和公共服务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会加剧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农奴制的风险。在尼日尔，传统上由奴隶主拥有的土地已通过继承方式转让，这使以前的奴隶及其后代无法自己拥有土地。由于缺乏其他经济活动，他们不得不在前主人拥有的土地上工作。<sup>42</sup> 在毛里塔尼亚和南亚也观察到类似情况。<sup>43</sup> 据报告称，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赤道几内亚等国的少数群体难以获得土地。<sup>44</sup> 少数群体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也遇到障碍。<sup>45</sup> 许多人无法获得出生登记和身份证件，因此无法享受经济、社会、保健和其他服务。在柬埔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塞尔维亚等国也观察到这种情况。<sup>46</sup>

20. 关于移民工人，还有一些因素使他们容易受到劳动剥削或性剥削，例如缺乏安全和正规的移民途径、移民身份问题、行动自由有限、语言障碍、对其权利认识不足以及难以获得经济和社会援助。无证移民或身份不正常的移民更容易受到

<sup>36</sup> A/HRC/49/46/Add.1, 第 35 段。

<sup>37</sup> E/C.12/CZE/CO/3, 第 20-21 段; E/C.12/NIC/CO/5, 第 21 段。

<sup>38</sup> E/C.12/NOR/CO/6, 第 20 段; E/C.12/UKR/CO/7, 第 21 段; E/C.12/LVA/CO/2, 第 22 段; E/C.12/EST/CO/3, 第 12 段。

<sup>39</sup> A/76/170, 第 22-24 段。

<sup>40</sup> E/C.12/FIN/CO/7, 第 23 段; E/C.12/BOL/CO/3, 第 26 段; Brigid Francis-Devine, “Unemployment by ethnic background”, Research Briefing No. 6385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2022); Ernst Coupet and Ehab Yamani,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on African American unemployment: lessons from history” *Journal for Labour Market Research*, vol. 56, No. 1 (December 2022).

<sup>41</sup> Different & Equal 提交的材料。

<sup>42</sup> A/HRC/30/35/Add.1, 第 42 段。

<sup>43</sup>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5/mauritania-un-expert-encouraged-progress-says-more-work-needed-fully>; 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A/HRC/51/26/Add.1, 第 61 段。

<sup>44</sup> CCPR/C/AGO/CO/2, 第 49 段; CCPR/C/BWA/CO/2, 第 37 段; CCPR/C/GNQ/CO/1, 第 26 段。

<sup>45</sup> CCPR/C/BEL/CO/6, 第 15 段; CCPR/C/NGA/CO/2, 第 50 段; CCPR/C/VNM/CO/3, 第 55 段。

<sup>46</sup> CCPR/C/KHM/CO/3, 第 14 段;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Colombia, general report on the Displacement Tracking Matrix Survey results (April 2020); A/HRC/45/44/Add.1, 第 50 段; CRC/SRB/CO/2-3, 第 30 段。

伤害，他们由于担心自己有被逮捕、拘留和(或)驱逐出境的风险，往往不敢向当局寻求援助。因此，许多移民工人仍然躲藏起来，继续受到剥削，无法有效地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sup>47</sup> 同样，流离失所者也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许多人不能像非流离失所者那样平等地获得教育、培训和体面工作。<sup>48</sup> 许多移民被犯罪者剥削，包括被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剥削。<sup>49</sup>

21. 最后，少数群体被排除在公共或政治生活之外，因而更容易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缺乏代表性和积极参与的空间意味着他们在获得教育和体面工作方面没有发言权，因此遭受虐待和剥削的风险更大。<sup>50</sup> 此外，这种缺乏参与的现象也维持或加重了决策过程中的偏见和陈规定型观念。<sup>51</sup> 据报告称，智利、捷克、芬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尼日利亚、西班牙和美国都存在这种排斥少数群体的情况。<sup>52</sup> 移民工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为有若干因素可能阻碍他们参与工作相关的决策进程，特别是在移民工人无权组织工会的国家。<sup>53</sup>

## C. 影响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 1. 传统奴隶制

22.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已在法律上废除了传统奴隶制，但《禁奴公约》所界定的传统奴隶制继续影响着少数群体，正如在萨赫勒地区观察到的那样。在毛里塔尼亚，奴隶制在不同族裔群体之间实行(例如 **Beydans** 人和哈拉廷人)或在同一群体内实行(例如非洲裔毛里塔尼亚人群体，包括索宁克人、富拉尼人和沃洛夫人等)。<sup>54</sup> 马里也存在奴隶制，图阿雷格人(贝拉人)、桑海人、卡科洛人、马林克人、萨拉科林人、索宁克人、富拉尼人和阿拉伯人等族裔群体等奴隶的后代继续被视为主人的财产，据说许多人在无偿工作。<sup>55</sup> 在尼日尔，基于世系的奴役、童婚和性奴役往往通过 **wahaya** 习俗相互关联，即假借“第五个妻子”的名义购买一个或多个女孩，这些女孩通常是奴隶血统。<sup>56</sup>

<sup>47</sup> 见 [A/73/178/Rev.1](#)；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关于移民家政工人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第 17 段和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第 2 段。

<sup>48</sup> [A/HRC/48/52](#)，第 19-20 段。

<sup>49</sup> [A/76/170](#)，第 22-24 段。

<sup>50</sup> 例如，见纳迪亚倡议(Nadia's Initiative)提交的材料。

<sup>51</sup> [A/74/274](#)，第 72 段。

<sup>52</sup> [CERD/C/CHL/CO/22-23](#)，第 8 段；[CCPR/C/CZE/CO/4](#)，第 14 段；[CCPR/C/FIN/CO/7](#)，第 12 段；[CERD/C/KAZ/CO/8-10](#)，第 29 段；[A/HRC/46/57/Add.1](#)，第 50-59 段；[CEDAW/C/LVA/CO/4-7](#)，第 30 段；[CCPR/C/NGA/CO/2](#)，第 50 段；[A/HRC/43/47/Add.1](#)，第 44 段；[A/HRC/49/46/Add.1](#)。

<sup>53</sup>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 “Migrant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briefing (February 2019).

<sup>54</sup>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5/mauritania-un-expert-encouraged-progress-says-more-work-needed-fully>.

<sup>55</sup>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Mali, “Consultance enquête : besoins et attentes des victimes de l’esclavage par ascendance à Kayes (September 2021).

<sup>56</sup> [A/HRC/30/35/Add.1](#)，第 48-53 段。

## 2. 强迫劳动和抵押劳动

23. 根据对现有资料的独立评估，包括利益攸关方提交的材料、独立的学术研究、公开来源资料、受害者的证词、与利益攸关方的磋商以及政府提供的陈述，特别报告员认为有理由得出结论，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部门遭受强迫劳动的情况。<sup>57</sup> 有两种国家授权的不同制度：(a) 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中心制度，在该制度下，少数群体被拘留和被安排工作；(b) 通过劳动力转移制度减轻贫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或第三产业工作。西藏自治区也作出了类似的安排，<sup>58</sup> 实施了一项广泛的劳动力转移方案，主要将农民、牧民和其他农村工人转移到低技能、低收入的就业岗位。

24. 虽然如中国政府所称，这些方案可能为少数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sup>59</sup> 但特别报告员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强迫劳动的迹象<sup>60</sup>，表明受影响群体从事的工作具有非自愿性质。此外，鉴于在强迫劳动期间对受影响的工人所行使的权力的性质和程度，<sup>61</sup> 包括过度监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通过拘留限制行动、威胁、身体和(或)性暴力以及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有些情况可能相当于奴役，构成危害人类罪，值得进一步单独分析。

25. 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少数群体也遭受强迫劳动。在巴西的农村地区，畜牧业、咖啡生产、林业和木炭生产等采掘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对廉价劳动

<sup>57</sup> A/HRC/50/33, 第 37 段；第 CHN 18/2020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545>；反奴隶制国际、投资者人权联盟、维吾尔人人权项目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联合提交的材料；《2022 年国际劳工标准实施情况：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报告》，2022 年国际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国际劳工局，日内瓦，2022 年)；Uyghur Tribunal, Judgment, 9 December 2021；Amy K. Lehr and Mariefaye Bechrakis, “Connecting the dots in Xinjiang: forced labor,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estern supply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Vicky Xiuzhong Xu, “Uyghurs for sale: ‘re-education’, forced labour and surveillance beyond Xinjiang”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 2020)；Laura T. Murphy and Nyrola Elimä, In Broad Daylight: Uyghur Forced Labour and Global Solar Supply Chains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Helena Kenned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2021)；Laura T. Murphy and others, Laundering Cotton: How Xinjiang Cotton is Obscured in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s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and Helena Kenned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2021)；Adrian Zenz, “Coercive labour in Xinjiang: labor transfer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pick cotton” (Newlines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Policy, 2020)；Adrian Zenz, “Unemployment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new trends in Xinjiang’s coercive labour placement systems”, early warning brief, 5 June 2022；以及特别报告员与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利益攸关方的磋商 (2022 年 5 月)。

<sup>58</sup> Tibet Advocacy Coalition, “Assaulting identity: China’s new coercive strategies in Tibet” (2021)；Adrian Zenz, “Xinjiang’s system of militarized vocational training comes to Tibet”, policy brief 22 September 2020；新华社, “西藏今年逾 60 万农牧民通过转移就业开启新生活”，2020 年 12 月 14 日，可查阅 <https://archive.is/2gT9r#selection-553.0-553.330> (中文版)；以及特别报告员与利益攸关方的磋商。

<sup>59</sup>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Employment and labour rights in Xinjiang” (2020 年 9 月)。可查阅 <https://archive.ph/iWiLy>。另见中国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对 CHN 18/2020 作出的回复，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6605> 和中国提供的补充信息。

<sup>60</sup> 见“劳工组织强迫劳动指标”(2012 年)。

<sup>61</sup> 除其他外，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诉 Kunarac 等人案，案件号 IT-96-23-T 和 IT-96-23/1-T, 2001 年 2 月 22 日的判决，第 543 段；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诉多米尼克·翁古文案，案件号 ICC-02/04-01/15, 2021 年 2 月 4 日的审判判决，第 2711-2713 段。



力的需求。在巴西亚马逊地区，奴隶制与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包括非法伐木和采矿，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sup>62</sup> 据说，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大多数是非洲人后裔，受教育程度低。<sup>63</sup> 据报告称，阿根廷和危地马拉也存在移民工人遭受劳动剥削的情况。<sup>64</sup> 在该区域中，非洲人后裔和罗姆人等其他少数群体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的机会仍然有限。<sup>65</sup>

26. 抵押劳工现象在因工作和世系而受到歧视的人中仍然很普遍，比如南亚的达利特人。<sup>66</sup> 在农业部门，非正式信贷可作为预付生活费发放，信贷受益人由此产生债务。<sup>67</sup> 因此，劳动者可能遭受剥削性劳动、暴力和不适宜的生活条件。<sup>68</sup> 孟加拉国的达利特人由于自身被分配的种姓地位而被迫从事某些类型的劳动，而且几乎只能在城市中从事“肮脏”的工作，如清扫街道和埋葬死者。<sup>69</sup>

27. 还应强调基于性别和世系的交叉形式歧视。人工掏粪被广泛视为强迫劳动和当代形式的奴役，主要由达利特妇女从事这项工作，工作条件恶劣，对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sup>70</sup> 另一个妇女和女童比例过高的部门是服装和纺织业，据报告称，该行业存在强迫劳动的迹象，如限制行动、工资低或没有工资、强迫服药抑制月经。<sup>71</sup>

28. 在全球范围内，移民工人面临的强迫劳动风险过高。由于中介费用过高，许多人陷入债役。<sup>72</sup> 有证件和无证件的移民工人在各个部门都受到剥削。例如，据报告称，加拿大、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农业部门都存劳动剥削问题。<sup>73</sup> 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区域内，移民妇女和女童遭受家庭奴役的问题是一个令人

<sup>62</sup> A/HRC/45/12/Add.2, 第 74 和 93 段。

<sup>63</sup> Walk Free, Global Slavery Index 2018: Brazil. 可查阅 <https://www.globallslaveryindex.org/2018/findings/country-studies/brazil/>. 另见 Ewelina Ochab 提交的材料。

<sup>64</sup> CMW/C/ARG/CO/2, 第 36 段; CMW/C/GTM/CO/2, 第 34 段。

<sup>65</sup> A/HRC/45/44/Add.1, 第 51 段; A/HRC/45/44/Add.2, 第 46 段; A/HRC/42/59/Add.2, 第 40 段。

<sup>66</sup> A/HRC/31/56, 第 75-78 段; 劳工组织, 《了解南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对移民工人和其他工人的结构性歧视模式》(2022 年), 第 32 页和第 63-64 页。

<sup>67</sup> 例如见 A/HRC/31/56, 第 76 段。

<sup>68</sup> Pakistan Dalit Solidarity Network and International Dalit Solidarity Network, “Caste-based discrimination in Pakistan”, 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一百二十届会议审议巴基斯坦的补充报告, 2017 年 6 月; Asian Forum for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Tied Hands: Fact Finding Mission Report on Harawa-Charawa: Debt, Pover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Dhanusha, Nepal (April 2021).

<sup>69</sup> E/C.12/BGD/CO/1, 第 31 段; 劳工组织, 《了解结构性歧视的模式》, 第 32 页。

<sup>70</sup> A/HRC/26/38/Add.1, 第 15 段; 另见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3100:0::NO::P13100\\_COMMENT\\_ID:3255922](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3100:0::NO::P13100_COMMENT_ID:3255922), 第 2 段。

<sup>71</sup> 在 Asia Floor Wage Alliance 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举办的一场活动上提供的证词。

<sup>72</sup>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 “Eradicating recruitment fees is crucial for tackling modern slavery” (June 2018).

<sup>73</sup>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Minority and Indigenous Trends 2022: Focus on Work*, pp. 73–81; A/HRC/42/44/Add.1.

关切的问题，因为她们作为移民和女性面临双重歧视。<sup>74</sup> 据报告称，在北美、中亚、东南亚和欧洲也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sup>75</sup>

### 3. 童婚和(或)强迫婚姻

29. 18 岁以下童婚的盛行受到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包括经济地位低下、性别不平等、重男轻女或厌恶女性的态度、缺乏受教育机会、文化信仰和习俗以及缺乏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和行政框架。在许多国家，早婚为社会所接受，而且被视为一种传统习俗。由于种族和族裔偏见，童婚和(或)强迫婚姻对于少数群体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为严重。<sup>76</sup>

30. 具体而言，边缘化群体的童婚率飙升，比如东南欧的罗姆女童。在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20 至 24 岁的罗姆妇女中有一半在 18 岁之前结婚，而在全国范围内这一比例约为 10%。<sup>77</sup> 少数民族妇女的强迫婚姻也是西欧的一个问题。大多数案件涉及国际层面问题，通常与受害者或配偶的国籍和族裔之间有明确的关系。<sup>78</sup>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强迫婚姻股收集的官方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强迫婚姻案件与巴基斯坦有关，少数案件与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和索马里有关。<sup>79</sup>

31. 在其他地区，武装团体博科圣地强迫基督教妇女和女童皈依伊斯兰教并结婚，<sup>80</sup> 尼日利亚的一些少数族裔群体实行强迫婚姻或童婚的比率特别高，坎巴里人的比例是 74.9%，富尔富德人是 73.8%。<sup>81</sup> 据报告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存在强迫妇女和女童结婚的现象，<sup>82</sup> 在亚洲(包括柬埔寨、印度、哈萨克斯坦、斯里兰

<sup>74</sup> E/C.12/KWT/CO/3, 第 22 段; CERD/C/SAU/CO/4-9, 第 19 段。

<sup>75</sup> A/HRC/50/33/Add.1; CMW/C/IDN/CO/1, 第 32 段; CERD/C/KHM/CO/14-17, 第 31 段; A/HRC/38/33/Add.1, 第 59 段; CCPR/C/UZB/CO/5, 第 34 段; E/C.12/KAZ/CO/2, 第 29 段; Comité d'action contre la traite humaine interne et internationale 提交的材料;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Severe labour exploi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A report calls for 'zero tolerance' of severe labour exploitation", press release, 25 June 2019.

<sup>76</sup>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77</sup> 联合国人口基金, "描述罗姆女童的生活, 打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早婚现象"(2018 年); Centar za romske inicijative,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Marriage in Montenegro* (2018); 儿童基金会, "防止童婚", 可查阅 <https://www.unicef.org/eca/what-we-do/child-marriage>。

<sup>78</sup> 提交材料二(关于强迫婚姻), 诺丁汉大学权利实验室。

<sup>79</sup> 强迫婚姻股 2020 年统计数据。可查阅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forced-marriage-unit-statistics-2020/forced-marriage-unit-statistics-2020>。

<sup>80</sup> CEDAW/C/NGA/CO/7-8, 第 15 段; 国际刑事法院, 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关于尼日利亚局势初步审查结论的声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可查阅 <https://www.icc-cpi.int/news/statement-prosecutor-fatou-bensouda-conclusion-preliminary-examination-situation-nigeria>); 另见 Ewelina Ochab 提交的材料。

<sup>81</sup> Jacob Wale Mobolaji, Adesegun O. Fatusi and Sunday A. Adedini, "Ethnicity,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girl-child marriag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female adolescents in Nigeria", *BMC Public Health* (2020).

<sup>82</sup> CEDAW/C/COD/CO/8, 第 32 和 52 段。

卡和越南)<sup>83</sup> 以及在拉丁美洲(包括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巴拿马)<sup>84</sup>，这些做法也令人担忧。

#### 4. 家庭奴役

32. 家庭奴役是影响少数群体，特别是妇女的另一种剥削形式。受害者往往觉得自己非常依赖雇主，以至于无法逃脱。许多人不得不长时间工作，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没有年假、病假或休息日。在巴西和哥伦比亚等国，据说大多数家庭奴役的受害者是非洲裔妇女。<sup>85</sup> 劳工剥削反映出一种基于传统奴隶制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上层阶级的雇主认为有权雇用工资低或没有工资的仆人。<sup>86</sup>

33. 移民工人同样容易遭受家庭奴役，其中大多数是妇女。无法更换雇主、移民身份不正常以及无法充分获得国家提供的经济、社会和其他援助，也都是导致移民工人更容易遭受剥削的因素。众所周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区域内的担保制度(*kafala*)使私人家庭中的劳动剥削和性剥削得以进行，<sup>87</sup> 但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家庭奴役，包括欧洲。<sup>88</sup> 家庭奴役与债役之间存在联系，因为招聘机构收取高额中介费，家庭佣工必须偿还这些费用。<sup>89</sup>

#### 5. 性奴役

34. 虽然性奴役有可能发生在和平时期，但在武装冲突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期间系统性实施性奴役的问题尤其突出。例如，据报告称，2014 年有 6,500 多名雅兹迪妇女被达伊沙俘虏，至今仍有近 2,800 名妇女和儿童失踪或被囚禁。<sup>90</sup> 达伊沙系统性地对雅兹迪妇女和女童实施性奴役，包括强奸，作为一种战争武器，并将她们作为“战利品”出售或赠送。<sup>91</sup> 来自其他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妇女，如基督徒、沙巴克妇女、逊尼派和什叶派妇女，据称也遭受达伊沙成员的性奴役。<sup>92</sup>

<sup>83</sup> 例如见 CEDAW/C/KHM/CO/6, 第 48 段；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2015-2025 年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尽量减少童婚和近亲结婚》(2020 年)；柬埔寨大学提交的材料；人口基金，“东欧和中亚的童婚：区域概览”(2015 年 7 月)；[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3100:0::NO::P13100\\_COMMENT\\_ID:3255918;A/HRC/51/26/Add.1](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3100:0::NO::P13100_COMMENT_ID:3255918;A/HRC/51/26/Add.1), 第 33-34 段。

<sup>84</sup> 儿基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童婚和早婚情况简介”(2019 年)。

<sup>85</sup> Delta 8.7, “Domestic slave labour in Brazil” (February 2022)；以及特别报告员在与来自巴西和哥伦比亚的民间社会团体磋商过程中得到的信息(2022 年 4 月)。

<sup>86</sup> Louisa Acciari, “Decolonising labour, reclaiming subaltern epistemologies: Brazilian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ruggle for labour rights” *Contexto Internacional*, vol. 41, No. 1 (January/April 2019).

<sup>87</sup> A/HRC/39/52, 第 36 段。

<sup>88</sup> La Strada International 提交的材料(可查阅 <https://owncloud.unog.ch/s/YeoiIVoJJq14ZWn?path=%2FCivil%20Society>)；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Factsheet – slavery, servitude and forced labour” (January 2022).

<sup>89</sup> A/HRC/39/52, 第 14 段。

<sup>90</sup> 纳迪亚倡议(Nadia's Initiative)和 Ewelina Ochab 提交的材料。

<sup>91</sup> Patricia Viseur Sellers and Jocelyn Getgen Kestenbaum, “‘Sexualized slavery’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resident on Trial: Prosecuting Hissène Habré, Sharon Weill, Kim Thuy Seelinger and Kerstin Bree Carlson*,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sup>92</sup> A/HRC/44/41/Add.1, 第 53-54 段；以及纳迪亚倡议(Nadia's Initiative)提交的材料。

35. 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阿姆哈拉和阿法尔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和女童遭到武装冲突各方的强奸、性器官残割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sup>93</sup> 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似乎被用作蓄意战争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参与冲突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默许下，恐吓、侮辱和羞辱受害者及其少数族裔群体。<sup>94</sup> 同样，在尼日利亚北部，博科圣地组织主要针对基督徒和温和派穆斯林进行奴役，包括性奴役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sup>95</sup> 缅甸的罗兴亚妇女一直受到该国安全部队系统性的性暴力侵害，这可能被视为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sup>96</sup>

## 6. 童工

36. 世界所有地区都存在童工(5至17岁儿童)，包括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东、美洲和欧洲，据说有4%至6%的儿童从事童工劳动，非洲的比例要高得多(21.6%)，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例最高(23.9%)。<sup>97</sup> 在印度，童工<sup>98</sup>、种姓歧视和贫困是密切相关的。据报告称，在安哥拉、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各个部门中，也存在使用少数群体和移民儿童童工的现象。<sup>99</sup>

37. 辍学也与童工密切相关。例如，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属于少数群体的男童被非法武装团体强行招募，经常遭受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如在矿坑中挖掘。<sup>100</sup> 据报告称，马里和尼日利亚也存在为各种形式剥削而强行招募的情况。<sup>101</sup> 在哥伦比亚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据称非洲裔移民儿童和哥伦比亚儿童被非法武装团体强行招募。<sup>102</sup>

## D. 积极进展

38. 尽管当代形式奴隶制在少数群体中持续存在，但特别报告员谨此承认，各国、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防止剥削少数群体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下文重点介绍了一些实例，但不应被视为对实现少数群体权利和防止当代形式奴隶制方面的积极进展进行了有代表性的分析。

<sup>93</sup> 见第ETH/2/2021和ETH/3/2021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Amnesty International, "Ethiopia: Troops and militia rape, abduct women and girls in Tigray conflict" (August 2021).

<sup>94</sup> “提格雷冲突：联合国专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2021年12月3日。

<sup>95</sup> CCPR/C/NGA/CO/2, 第30段；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关于尼日利亚局势初步审查结论的声明；另见Ewelina Ochab提交的材料。

<sup>96</sup> A/HRC/49/76, 第五部分。

<sup>97</sup> 劳工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童工：2020年全球估计、趋势和前进道路》(2021年)，第74页。

<sup>98</sup> A/HRC/36/10, 第117段。

<sup>99</sup> CCPR/C/AGO/CO/2, 第33段；CRC/C/CRI/CO/5-6, 第45段；A/HRC/44/43/Add.2, 第54段；以及E/C.12/KAZ/CO/2, 第38段。

<sup>100</sup> E/C.12/COD/CO/4, 第27段；以及Centre d'Études sur le Leadership et la Promotion des Droits Humains提交的材料。

<sup>101</sup> 安全理事会第2374(2017)号决议；E/C.12/MLI/CO/1, 第34段；A/HRC/41/46/Add.1, 第43-44段；以及Ewelina Ochab提交的材料。

<sup>102</sup> CERD/C/COL/CO/17-19, 第12段。

39. 许多国家采取了立法和其他措施，解决少数群体遭受的不平等和歧视问题。这往往是通过执行暂行特别措施来实现的。在就业领域，巴西通过其 2014 年第 12990 号法律，为全国范围内的联邦公务员职位制定了一项平权行动方案，为巴西黑人和混血人种预留了 20% 的职位。这也适用于由联邦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美国，联邦承包商和分包商必须采取平权行动，招聘和提拔合格的少数族裔，同时促进包括职业培训和外联在内的其他举措。<sup>103</sup> 阿尔巴尼亚<sup>104</sup>、澳大利亚<sup>105</sup>、比利时<sup>106</sup>、印度<sup>107</sup>、伊拉克<sup>108</sup>、新西兰<sup>109</sup> 和联合王国<sup>110</sup> 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提高少数群体的就业能力。

40. 观察到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例如以少数群体儿童能够理解的语言提供教育。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认识到为包括少数民族儿童在内的大多数儿童以母语提供教育的总体积极影响，于 2015 年开始使用斯瓦希里语而不是英语作为各级中小学教育的主要教学语言。<sup>111</sup> 欧洲也积极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sup>112</sup> 世界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采取特别措施，确保少数群体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包括提供专门奖学金。<sup>113</sup> 例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更新了反歧视政策，将基于种姓的歧视纳入其中，自 2022 年起生效。<sup>114</sup> 关于移民儿童，在阿根廷、尼日尔以及比利时、保加利亚、芬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一些欧洲国家，非正常身份的移民儿童有权接受公立和私立教育。<sup>115</sup>

41. 许多国家还采取了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举措。在目的地国方面，已采取一些行动，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区域内改革担保制度(*kafala*)。在这方面，科威特通过了第 378/2016 号法令，允许移民工人更换雇主。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也颁布了类似的立法。<sup>116</sup> 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该地区各个就业部门中保

<sup>103</sup> 美国劳工部，“平权行动”。可查阅 <https://www.dol.gov/general/topic/hiring/affirmativeact>。

<sup>104</sup> 第 15/2019 号法律；Different & Equal 提交的材料。

<sup>105</sup> 《1975 年种族歧视法》。

<sup>106</sup> 关于平权行动条件的 2019 年皇家法令。

<sup>107</sup> Alexander Lee, “Does affirmative action work? Evaluating India’s quota syste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4, No. 9 (2021).

<sup>108</sup> 2021 年亚兹迪《女性幸存者法》。

<sup>109</sup> 1993 年《人权法》。

<sup>110</sup> 2010 年《平等法》。

<sup>111</sup> 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语言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实用实施指南”（2017 年 3 月），第 20 页。

<sup>112</sup>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Teaching of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in Schools in Europe: Eurydice Report*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2019).

<sup>113</sup> A/HRC/45/44/Add.1, 第 58 段；A/HRC/33/61/Add.1, 第 59 段；A/HRC/42/59/Add.2, 第 19 段；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sup>114</sup> 见 <https://calstate.policystat.com/policy/10926024/latest/>。

<sup>115</sup> 经合组织/劳工组织，《移民如何为阿根廷经济做出贡献》（2018 年），第 56 页；关于打击非法偷运移民的第 2015-36 号法律(尼日尔)；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移民组织，“欧洲难民和移民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2019 年）。

<sup>116</sup> 2020 年第 19 号发了(卡塔尔)；人力资源和社会发部，《劳动改革倡议服务指南》(2020 年)(沙特阿拉伯)。

护所有移民工人的权利和防止剥削，但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其他积极行动包括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保护移民工人的政府部门。以色列设立了外籍工人劳工权利专员股，该股除其他职能外，可将侵犯劳工权利的案件提交司法机构。<sup>117</sup>

42. 原籍国也在采取措施保护其公民的权利。柬埔寨和尼泊尔<sup>118</sup> 等国积极寻求与目的地国，特别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区域的目的地国缔结双边协定，以确保保护其国民的权利，包括引入可强制执行的就业合同。泰国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缔结了协定。<sup>119</sup> 菲律宾的“国家重新融入方案”为回返家园的移民提供了重新融入社会的支助，包括咨询、基本生活设施援助和职业培训。印度尼西亚建立了生产性移民工人村，除其他外，为工商企业发展、社区养育和村办合作社提供支助。<sup>120</sup> 此外，还落实了对无证或非正规移民工人的保护措施。在这方面，加拿大<sup>121</sup> 和爱尔兰<sup>122</sup> 已对无证工人采取签证延期措施或使其移民身份合法化，让他们能够获得基本服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诉诸司法系统。

43. 除了针对少数群体的特别或积极措施外，还采取了其他类型的行动来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这种经济中有大量的少数群体。关于家政工作，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启动了国家改革，使其立法符合劳工组织《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智利努力确保在进入公共场所、工作时间和工资方面采取非歧视性做法，巴拉圭则进行了全面改革，承认各种劳工权利和社会权利。<sup>123</sup> 加纳<sup>124</sup>、科威特<sup>125</sup>、摩洛哥<sup>126</sup>、菲律宾<sup>127</sup> 和南非<sup>128</sup> 也对家政工作实施了监管。

44. 关于其他部门，在卢旺达，关于劳工问题的第 66/2018 号法律适用于正规和非正规经济的各个行业，保障包括移民工人在内的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巴西促

<sup>117</sup> 以色列提交的材料。

<sup>118</sup> 国际移民组织，《埔寨移民女工的经济赋权》(2022 年)；尼泊尔与下列国家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日本、约旦、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卡塔尔、大韩民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可查阅 <https://www.ceslam.org/governance/bilateral-arrangements>)。

<sup>119</sup> A/HRC/41/43/Add.1, 第 57 段。

<sup>120</sup> 国际移民组织，《经济赋权》，第 30 页。

<sup>121</sup> 加拿大，“IRCC Minister Transition Binder: Temporary Workers”。可查阅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corporate/transparency/transition-binders/minister-2021/temporary-workers.html>。

<sup>122</sup>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Undocumented Migrants, “Regularisation and access to a secure residence status” (2022), p. 5.

<sup>123</sup> C189 European Alliance, *Step Up Efforts towards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ers in the EU: 10th Anniversary of ILO Domestic Workers Convention, 2011 (No. 189)* (2021), p. 45.

<sup>124</sup> 2003 年第 651 号《劳动法》和 2020 年《劳工(家政工人)条例》。

<sup>125</sup> 关于雇用家政工人的 2015 年第 68 号法律。

<sup>126</sup> 2017 年颁布的关于家政工人工作和就业条件的第 19-12 号法律。

<sup>127</sup> 2013 年关于制定家政工人保护和福利政策的法律。

<sup>128</sup>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Domestic Work Is Work: Using ILO Convention 189 to Protect Workers' Rights Across the Commonwealth* (2021), p. 47.

进了废物收集行业的正规化，方法包括在职业分类中承认这一职业。<sup>129</sup> 2017年，保加利亚修订了《劳动法》，引入了短期季节性农业工作合同，<sup>130</sup> 哥伦比亚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儿童保育工作的正规化。<sup>131</sup>

45. 促进供应链中的人权尽责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许多少数群体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的部门工作。其中一个例子是 2021 年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该法禁止新疆地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德国<sup>132</sup> 要求公司识别侵犯人权的风险并实施预防措施，法国也采取了这一做法。<sup>133</sup> 此外，澳大利亚<sup>134</sup> 和联合王国<sup>135</sup> 已落实了尽职调查报告要求，欧洲联盟正在通过一项关于企业可持续性尽职调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sup>136</sup> 这些指令应鼓励公司使其业务符合国际人权和劳工标准。

46. 应承认非政府实体在保护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权利方面的作用。例如，世界各地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越来越多地处理影响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毛里塔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定期开展运动，提高人们对遭受世系奴役的少数群体的认识，并监测政府在处理世系奴役和其他类似奴役做法方面取得的进展。<sup>137</sup> 尼泊尔、菲律宾和卡塔尔的国家人权机构之间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促进更好的合作与协调，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sup>138</sup> 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的国家人权机构之间也就保护流离失所者问题作出了类似安排。

47. 民间社会组织在保护少数群体免遭当代形式奴隶制方面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阿尔巴尼亚，它们通过在罗姆人父母中开展提高认识运动，帮助增加了罗姆儿童的入学人数，<sup>139</sup> 在柬埔寨、肯尼亚和西非，还促进了对少数群体儿童的赋权。<sup>140</sup> 2021 年，东南亚的民间社会组织帮助移民女工在柬埔寨、缅甸和

<sup>129</sup> 劳工组织，《工人组织与非正规经济中工人之间的互动：实践简编》(2019 年)，第 81 页。

<sup>130</sup> Colin C. Williams and Adrian Horodnic, *Tackling Undeclared Work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2018), p. 53.

<sup>131</sup> 劳工组织，《工人组织与非正规经济中工人之间的互动：实践简编》，第 88 页。

<sup>132</sup> 2021 年《供应链尽职调查法》。

<sup>133</sup> 关于母公司和订购公司的注意义务的第 2017-399 号法律。

<sup>134</sup> 2018 年《现代奴役法》。

<sup>135</sup> 2015 年《现代奴役法》。

<sup>136</sup>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

<sup>137</sup>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5/mauritania-un-expert-encouraged-progress-says-more-work-needed-fully>.

<sup>138</sup> A/HRC/47/39/Add.3, 第 51 段；Danish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Access to Remedies i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2020), p. 36.

<sup>139</sup> Different & Equal 提交的材料。

<sup>140</sup> 柬埔寨大学、Life Bloom Services International、反奴隶制国际、SOS Esclaves、Timidria 和 Temedt 提交的材料。

泰国建立网络，以便她们能够在国家和地方关于体面工作、劳工权利和平等的对话中发表意见。<sup>141</sup>

48. 许多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有关领导技能和创收等问题的实用培训，<sup>142</sup> 其他组织则进行研究和宣传，并提高少数群体、移民和公共当局对劳工权利的认识。<sup>143</sup> 此外，许多组织向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受害者提供直接支助。在伊拉克，有各种组织支持雅兹迪妇女创造可持续生计，并通过增加她们受教育的机会来减少贫困。<sup>144</sup> 许多民间社会组织作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向移民工人提供经济、社会和其他援助，包括帮助他们回返家园后重新融入社会。<sup>145</sup>

49. 工会在倡导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权利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一些工会代表的是主要由少数群体组成的部门，特别是非正规经济部门，如农业、家政、建筑和废物管理。<sup>146</sup> 它们不仅通过提高认识来帮助工人组织起来或组成工会，而且还提供支助，包括但不限于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工人获得资金、社会保障和卫生保健提供便利。许多工会，包括巴西、哥斯达黎加、菲律宾和塞内加尔的工会，也通过与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密切合作，在促进这些部门正规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令人鼓舞的是，智利、哥伦比亚、加纳和印度的工会为女工提供了专门的支助和服务。<sup>147</sup> 此外，在包括欧洲和东南亚在内的一些区域可以观察到良好做法的实例，这些地区的工会积极促进和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sup>148</sup>

50. 最后，国际和区域组织及实体为防止影响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当代形式奴隶制作出了贡献。人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和人权条约机构通过其专题报告、国别访问报告和结论性意见定期审查相关问题，以提高认识，并提出具体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供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采纳。<sup>149</sup> 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自愿基金最近资助了黑山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两个民间社会组织，这两个组织专门保护罗姆人的权利，并向童婚和强迫婚姻的受害者提供直接援助。<sup>150</sup> 劳工

<sup>141</sup> 劳工组织，东盟三角计划(TRIANGLE in ASEAN)关于柬埔寨的季度简报(2022年)，[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5105.pdf](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5105.pdf); 关于缅甸的季度简报([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5107.pdf](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5107.pdf))和关于泰国的季度简报([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5108.pdf](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735108.pdf))。

<sup>142</sup> Life Bloom Services International 和反对贩运妇女全球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143</sup> 反奴隶制国际、SOS Esclaves、Timidria 和 Temedt、反对贩运妇女全球联盟、国际声援达利特人网络和 POURAKHI Nepal 提交的材料。

<sup>144</sup> 纳迪亚倡议(Nadia's Initiative)提交的材料。

<sup>145</sup> Comité d'action contre la traite humaine interne et internationale、Different & Equal 和 Novi Put Association 提交的材料；以及 Vatican City, Migrants & Refugees Section, Migration Profile: Cameroon (2021)。

<sup>146</sup> 劳工组织，《工人组织与非正规经济中工人之间的互动》。

<sup>147</sup> 同上。

<sup>148</sup> European Commission, *Trade Union Practices on Non-Discrimination and Diversity* (2019); and Eliza Marks and Anna Olsen, "The role of trade unions in reducing migrant workers' vulnerability to forced labour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nti-Trafficking Review*, Issue 5.

<sup>149</sup> 见本报告提及的各项报告和结论性意见。

<sup>150</sup> 2022年6月从基金秘书处收到的信息。



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等专门机构在各自的工作中也有促进和保护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权利方面的丰富经验。在区域一级，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于 1994 年设立了罗姆和辛提人问题联络点，该联络点一直与国家和地方政府、民间社会以及国际组织合作，促进这些少数群体的平等机会，包括获得教育和体面工作的权利。<sup>151</sup> 特别报告员认识到，要解决世界各地对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根深蒂固的交叉形式歧视以及这些群体成为当代形式奴隶制受害者的问题，还有更多工作要做，特别报告员希望在这些积极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 三. 结论和建议

#### A. 结论

51. 影响少数群体，包括移民工人的当代形式奴隶制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问题。这些群体的成员长期遭受根深蒂固的歧视，这限制了他们获得优质教育和体面工作的机会。因此，许多人一代又一代地陷入贫困。基于性别、世袭身份、年龄和移民身份的其他交叉形式的歧视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可能导致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工作，如农奴制、债役或强迫劳动和家庭奴役。少数群体在非正规经济中的比例也过高，非正规经济的特点是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在许多情况下有明显的强迫劳动迹象。

52. 贫困、族裔偏见、污名化和基于性别的限制对少数群体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其大，而且她们往往不被承认是非正规/家政部门的“工人”。她们还面临着更大的童婚/强迫婚姻和性奴役风险。移民工人还面临其他问题，如语言障碍、移民身份问题和获得更广泛的公共服务的机会有限，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

53. 一般而言，由于持续存在的歧视和实际障碍，如对诉诸司法程序的认识不足和缺乏诉诸司法的途径，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少数群体诉诸司法和补救的机会有限。因此，还有更多工作要做，通过提高认识、财政援助和语言支持等方式，让少数群体有机会诉诸司法程序并且负担得起。公共当局也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

54. 为了克服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面临的各种挑战，推进了一些倡议和措施，可直接或间接防止他们成为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受害者。这些举措包括暂行特别措施、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以及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然而，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必须充分解决根深蒂固的系统性、历史性和制度化歧视以及导致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其他原因。

55. 必须促进采取联合办法，消除当代形式奴隶制，让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充分参与所有决策进程。其他利益攸关方，如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工会以及区域和国际伙伴，也应该与受影响的社区、国家、企业和雇主开展建设性合作，以消除歧视和当代形式奴隶制。这种合作是确保即使是最边缘化的群体也不会掉队的关键，这是各国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承诺。

<sup>151</sup> 见 <https://www.osce.org/odihr/roma-and-sinti>.

## B. 建议

56.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

(a) 采取立法和其他步骤，消除对少数群体根深蒂固的交叉形式歧视。为此，它们应执行相关的平等和劳工法律法规，并规定适当的民事和刑事处罚，在公众、公共当局和企业/雇主中开展更有效的提高认识运动、人权教育和培训；

(b) 确保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在工作权利以及获得公正和良好工作条件的权利方面享有与其他国民相同的待遇，包括工资、工作时间和获得工作相关福利等方面；

(c) 采取暂行特别措施，促进少数群体融入劳动力市场，特别是融入正规经济；

(d) 确保保护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工会权利；

(e) 确保他们获得土地权，能够谋生，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f) 确保少数群体和移民儿童及成人不受歧视地获得免费的优质教育和职业培训；应酌情考虑采取暂行特别措施；

(g) 确保不受歧视地平等获得公共服务，包括经济和社会保护；

(h) 确保少数群体、移民工人和当代形式奴隶制幸存者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决策进程；

(i) 增加少数群体在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在领导层的代表性，并在这方面执行暂行特别措施；

(j) 确保当代形式奴隶制受害者能不受歧视地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为此，各国应确保以受害者理解的语言向其有效传达相关信息，并在地方和国家当局中充分开展提高认识活动和培训；

(k) 促进当代形式奴隶制幸存者充分参与制定有针对性的医疗、经济、社会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以及更广泛的反奴隶制政策和方案；

(l) 为政府服务提供者提供有效的平等培训，以解决偏见和歧视问题；

(m) 使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占比过高的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包括对非正规企业进行监管和登记，并向非正规工人提供经济、社会和劳动保护；

(n) 加强对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劳动监察，以便及早发现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做法；

(o) 通过全面的跨部门办法，解决影响少数群体社区的童婚和强迫婚姻问题，而不仅仅是将这些做法定为刑事犯罪；还要让宗教和社区领袖、特别是妇女领袖和青年领袖积极参与决策，以便为消除这些做法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p)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7，即到 2025 年消除一切形式的童工，加强努力，消除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中涉及少数群体的童工现象；

(q) 与家长、教师、社会服务机构、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采取联合办法，解决纵容童工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文化态度，让儿童继续上学；

(r) 为移民工人建立安全、有序和正常的移民路线，以防止人口贩运和偷运。

(s) 加强原籍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合作，以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防止当代形式奴隶制和其他剥削做法；并就就业合同、更换雇主、获得教育和培训以及其他公共服务和申诉程序等问题缔结和执行双边协定；

(t) 提供机会，给予移民工人永久居留权，以增加他们获得权利和服务的机会，防止剥削和虐待；

(u) 使成为当代形式奴隶制受害者的移民工人的非正常身份合法化；

(v) 建立双边机制，有系统地监测和评估有关国家法律、政策和方案对移民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w) 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减贫战略，充分解决少数群体经历的历史性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

(x) 承认并尊重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工会在解决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遭受歧视和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方面的作用，积极支持它们的工作，并确保公民空间；

(y) 改进关于影响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的数据收集工作。数据应按种族、语言和宗教等因素进行基准分析和分类，并按性别、年龄、残疾和城乡和(或)地理居住地进行交叉制表；

(z) 定期向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自愿基金捐款，使其能够继续支持向受害者提供直接支助的民间社会组织。

57. 特别报告员建议工商企业：

(a) 通过维护人权和劳工标准，确保少数群体获得体面工作；

(b) 将《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纳入其工商业行动计划或政策，并建立和实施强制性人权尽责框架；

(c) 定期对工人，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人进行平等观念培训，以解决工作中的偏见和歧视问题；并为此目的与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工会合作；

(d) 建立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可以利用的申诉机制；以他们理解的语言提供足够的信息；并让少数群体代表参与所有相关程序和机制，以增进相互信任和信心；

(e) 对违反平等法律、条例和政策(或)参与当代形式奴隶制的人采取坚决的纪律措施，并给予适当的制裁；

(f) 与劳动监察机构充分合作，改善工作条件，保护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人权；

(g)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的工会权利；

(h) 增加少数群体工人，包括妇女和移民，在其工作的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并在这方面采取特别措施；

(i) 采取积极步骤，使少数群体工人工作的企业正规化，防止当代形式奴隶制。

58. 特别报告员建议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工会：

(a) 与各国密切合作，确定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受害者，并促进他们诉诸司法和获得补救；

(b) 加强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法律、医疗、社会心理和财政援助；

(c) 就当代形式奴隶制剥削少数群体问题开展最新研究，并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提高认识；

(d) 向政府官员、社区和宗教领袖、企业工作人员和雇主提供平等和人权培训，以处理针对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交叉形式歧视，防止他们成为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受害者；

(e) 帮助增加消费者对农业和制造业等关键部门中没有使用奴役生产的商品的需求；

(f) 以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他们提供有关其权利和现有申诉机制的准确信息；

(g) 向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提供充分的支持，使他们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与企业 and 雇主谈判并商定工作条件；

(h) 在公众中定期开展提高认识活动，以消除对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根深蒂固的歧视。

59. 特别报告员建议学术界：

(a) 对少数群体社区在当代形式奴隶制面前的交叉脆弱性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并广泛传播其研究结果，以丰富关于这一问题的知识库；

(b) 积极主动地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利益攸关方接触，并提供有据可依的建议，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对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交叉形式歧视，防止他们成为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受害者。

60.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区域和国际组织：

(a) 与各国和非政府利益攸关方合作，消除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遭受的交叉形式歧视，促进其获得教育和体面工作的机会，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7，解决当代形式奴隶制的问题；

(b) 协助各国制定协调一致和全面的国家教育、就业和减贫战略，充分反映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需要和呼声；

(c) 提供专业知识和资源，以增强各国在调查和起诉当代形式奴隶制以及保护受害者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d) 促进在国家一级执行国际人权和劳工标准；

(e) 定期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中开展平等和人权培训，以解决歧视和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

---

(f) 与少数群体社区、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和工会建立强大的伙伴关系，创造空间，为少数群体赋权，让他们能在自由和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参与，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g) 加强对当代形式奴隶制和相关做法的关注，包括加强少数群体问题论坛对此问题的关注；

(h) 与学术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围绕影响少数群体和移民工人的当代形式奴隶制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